



愛你一輩子守護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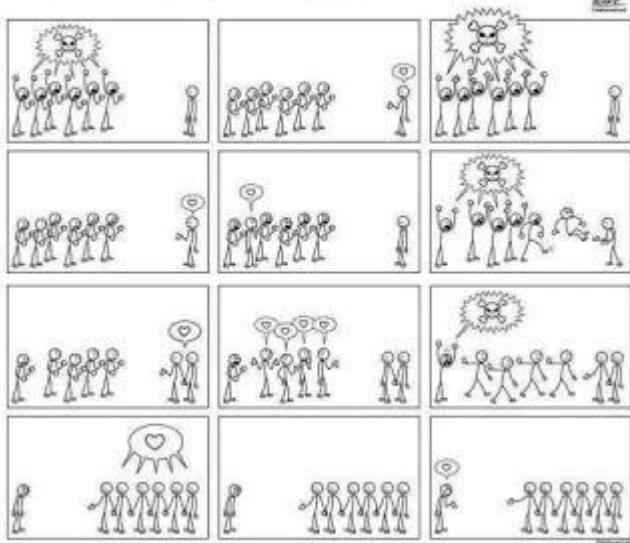
[www.20187.org.tw](http://www.20187.org.tw)

#教育電台廣播節目

# 愛的行動專訪(12):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安寧 照顧基金會委員、三軍總醫院安寧病房諮商心 理師蔡惠芳~媽媽的臉, 親子共學疾病照顧

文 / 官網編輯小組 2013-3-21

## How To Change The World



2013年03月21日 星期四

題目:媽媽的臉, 親子共學疾病照顧

主持人：蕭慧英、李紀庭

來賓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灣安寧照顧基金會委員、三軍總醫院  
安寧病房諮商心理師-蔡惠芳

---

## 訪談大綱：

- 1.請問諮商心理師的工作內容
  - 2.什麼是安寧病房
  - 3.小孩也常常在病房陪伴臨終家屬嗎？
  - 4.您如何跟孩子溝通家屬的疾病進程
  - 5.有遇過親子間在這階段特別的故事？
- 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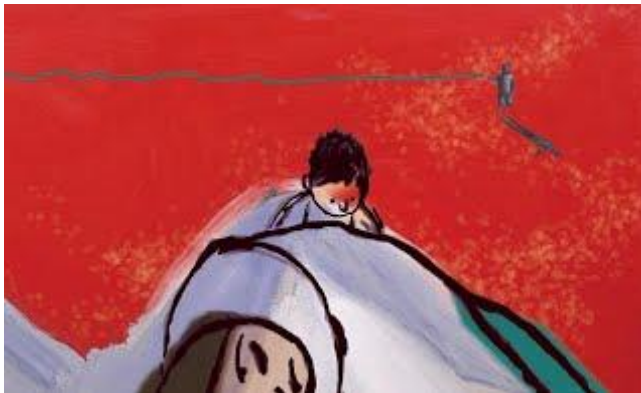
這一段影片是三軍總醫院寧境病房的蔡惠芳諮商心理師(也是社工師)說明心理師在安寧病房裡的工作與角色。

\*影片\*蓮花基金會：蒐藏生命風景--虹橋的彼端

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TKpqX5skmfk>

蓮花基金會：蒐藏生命風景--虹橋的彼端 [www.lotus.org.tw](http://www.lotus.org.tw)

戀母(2011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首獎)◎沈政男



看完夜診，我匆忙邁出醫院大門，跟診護士從後頭追了上來，拎著一袋東西。是合購的魷魚羹麵，早已涼掉，這時才感覺上腹有些酸刺，想起晚餐還沒吃。

趕回母親居住的老舊透天住家，推開客廳紗門，咿咿嘎嘎的，吵醒了靠牆坐著打盹的阿娥嫂，她傾身站起，揉揉雙眼說，母親今天沒什麼狀況，只是依然不讓她幫忙沐浴。我再三點頭致意，感謝她這陣子照顧母親。

送走了阿娥嫂，我到浴室端了一盆熱水過來攔在茶几上，將母親的毛巾浸濕搓揉，發覺水有些燙，於是又捧回去添了些冷水。

母親弓著身子，側躺在摺疊式沙發躺椅上睡著了，身上的薄被單溜掉大半，垂掛到磨石子地面，我俯身撿起，重新幫她蓋好。母親抱胸縮腿的睡姿像個嬰兒，枕上卻是一頭灰白的短髮，她長期有染髮的習慣，給我一個永遠不老的錯覺，直到幾年前出現失智症

狀，忽略儀容打理，幾個禮拜之內頂上轟然開出一樹白花，我才驚覺她老了。

天花板上，灰蒙蒙的五球白菜燈疲憊地工作著，室內顯得有些昏暗，其中一球要亮不亮，有如惺忪的睡眠開開闔闔，餘光逐漸黯淡，終至熄滅。

屋外蹲坐著沉默的夜巨人，巷子裡一片寂靜，偶而有車子疾駛而過，像是突然發覺自己侵擾了他人似的，遠遠轉身拋下更大片更深邃的寂靜當作補償。

明天就要送母親進安養院了，這是最後一次為她擦澡。

母親失智以後，原本獨居的她，對外人更加戒備，連續轟走了三名外傭，也不讓來家訪的護士進門。好不容易接納了社會局轉介的照服員阿娥嫂，讓她白天來家裡陪伴，就是身體不給碰，每要幫她盥洗，像是要面對一場近身的肉搏戰，瘋狂嘶吼，胡亂踢打，把人家手臂大腿捏得青一塊紫一塊。

攤開熱毛巾，水氣蒸騰，隱約拂來母親的體味，一股讓人溫暖安心的熟悉感。

「媽，這是我上尾一擺替你洗身軀，」我邊用毛巾輕拂母親的臉頰邊叮嚀她：「明仔載，你去人遐，著愛照別人的規矩。」

我想起四十年前第一天上學的前一晚，母親在樓上房間，把新買的墊板、橡皮、鉛筆盒，擺進有濃濃塑膠味的書包，摸摸我的頭，叮嚀我要聽老師的話。母親不識字，但手很巧，把圓滾滾的新鉛筆削出修長的脖子，木紋整齊乾淨，像副藝術品。

母親這時翻身過來，張大眼睛困惑地問：「明仔載，貨運行咁有歇暍？你欲帶我去叨位？」她又把我當成過世三十年的父親了，他生前是捆工。這樣也好，省掉一些母子肌膚接觸時的尷尬。

「欲去一個好所在啦，有人煮物件乎你吃，給你洗身軀。」我說。母親嘴角揚起。

我是老人科醫師，安養院的環境、生活作息我很清楚。所謂細碎伙食，就是將所有飯菜混和攪打，五味七色雜揉，堆在碗公裡，像一坨嘔吐物；空曠的淋浴間，一具具皺痛的裸體打著哆嗦，認命地等待一管消防水柱從天沖刷而下，像要清洗沾了糞便的豬隻。

當年，父親的口腔癌發現得晚，醫生束手，從醫院回來以後，他身子虛弱上不了樓，只能躺在客廳，也就是母親現在躺的位置。黝黑的臉頰被剝掉大半，接補了死白的腿肉，但一坨爛肉硬是毫無

憐憫地從縫隙竄生出來，沾染膿血，面目猙獰；腐敗的口腔發出惡臭，嗆人的死亡氣息，口罩毫無招架之力，癱軟地匍匐在父親嘴上。

父親的魂魄像被吸進黑洞，整天不吭一聲，但一晚與我獨處時，好像有什麼話要說，躺在涼椅上一會兒盯著坐在一旁看書準備模擬考的我，一會兒又翻身過去；我察覺，抬起頭來望著父親。

「阿爸那死，你愛聽媽媽的話。」父親用微弱的嗓音緩慢地說，我不曉得怎麼回答，只抿了抿嘴唇，但父親似乎滿意了，把眼睛閉上休息，第二天就過世了。

如果父親知道，我要把母親送進安養院了，他會責怪我嗎？邊幫母親擦臉我邊想。

幾個月前開始幫母親擦澡，起先她十分羞赧，雙手抱胸直往床邊縮去，兩人推推拉拉，像兒子非禮著母親，我只好搬出從未謀面早已作古的外公（母親常說小時候她最怕外公了），總算奏效。

擦好臉部，我隔著薄被要幫母親脫下運動衫，她突然把手臂往後上舉，要配合的樣子，一不小心又把被子推落床下。母親露出赤裸的胸脯，一對鬆鬆垮垮的肉袋斜掛兩側，皺縮乾癟，像曬枯了的絲瓜，我索性不再遮掩，一手拿起毛巾，一手翻抬挪移，仔細擦

拭所有皺折、夾層、隱窩。母親曾說，我一歲半長出門牙了還不願斷奶，把欲抽離的乳頭咬得滲血，我想像母親當年忍著劇痛讓我吸奶的模樣，心裡有些激動。

這時，電話突然響起，打斷思緒。是妻打來的，問我吃飽了嗎，要不要幫忙買個宵夜過來？我說不用了。掛下電話，母親卻忽然說她肚子餓，想吃東西，我拿起電話要再撥，想起了從醫院帶回來的魷魚羹麵，於是又把電話放下。妻幾個禮拜前知道我決定要將母親送到安養院，一方面喜形於色，叨唸抱怨少了許多，另一方面似乎有些索求得逞後的內疚，對母親的小關心小協助多了起來。我不希望她的內疚太快消失。

我到廚房把羹麵熱一熱。用了幾十年的不鏽鋼流理台，面板依舊潔淨明亮，像整裝完畢精神抖擻的士兵，等待著永遠不會再來的將軍。這裡曾是母親的生活戰場、獲取功績的地方，她一生最自豪的，就是做菜又快又好，別人比不上，但妻來了以後，這裡變成火藥庫。母親炒菜愛用豬油，一盤滑亮翠綠，油香四溢，擺上桌不輸外面快炒，好有成就感，妻卻嫌膽固醇太高不健康，慫恿我提醒母親。母親不以為然，在餐桌上當面噙一句：「我一世人按呢煮，攞無代誌，管伊什麼膽……什麼醇！」妻臉色鐵青，不吭聲，那盤青菜從頭到尾卻沒夾一下。母親也憋住怒氣不再說話，一邊猛扒飯一邊不時偷覷妻筷子的動向，清楚記下她消極抗議的舉動。

類似的小衝突十多年來不斷發生，妻努力了一陣子終究放棄，婆媳之間只剩表面互動。後來我和妻生不出小孩，母親甚至歸咎於妻思想新潮不願生，致電要親家母勸勸女兒，兩人關係更形惡劣。母親失智以後，妻主張給人照顧，請外傭送安養院都好，要她幫忙，「不可能！」

「我腹肚么啦，好啊未？」母親在客廳呼喊，我趕緊把麵端過去。小時候傍晚放學回家，小腸胃餓得快，母親還在廚房跟油煙搏鬥，我就嚷著肚子好餓，好了沒？母親總是笑說：「你是去讀冊，抑是像你阿爸去做工？這呢快么？」餓得受不了，母親會先端來一碗熱騰騰的白飯，讓我挖一小匙豬油加在上頭，等冷凝的白霜溶化，將飯粒塗抹得油亮亮，再淋上醬油、加點味精，然後操起筷子邊攪拌邊流口水，飯還沒拌好已經扒了大半下肚。

豬油、味精，這些母親習以為常的食材佐料，想不到幾十年後都成了年輕媳婦眼中的毒品了。

母親胃口很好，坐起把麵條吃完，只剩羹湯跟幾條魷魚，也沒關心我是否吃飽就又躺下休息。廚房電鍋還有阿娥嫂留下的白飯，我拿了過來，倒進湯裡，攪和一下，坐在母親身旁吃了起來。我想起小學一、二年級唸下午班，中午父親不在，母子三人吃得簡單，一人一碗泡麵，我和弟弟再添些隔夜的冷飯增加份量，三兩下吃得碗底朝天，直打飽嗝。兒時的午間，陽光篩進紗窗，地板閃耀如

海，照得人昏昏欲睡；室內一片靜謐，氣氛如此祥和，彷彿人生的悲喜苦樂都被擋在遠方，父親還沒過世，母親依舊青春。

結婚三年後，我和妻搬到附近的一棟大樓，走路三分鐘，那時裝潢了母親的房間，但她知道意思，堅持留在老家。此後我們每晚過去吃飯，其餘時間她一個人住。母親十分多心，我們過去早了，飯菜還沒好，她以為我們嫌她手腳慢，而晚點過去，飯菜冷了，她又認為人家不重視，於是我們按表操課，省得母親猜測。每晚六點十分進門，把飯菜端到客廳，打開電視，吃飯吃水果，然後我們看報，母親看我們，三個人演著默劇；七點二十走人，一刻不多留。即使如此，母親還是有辦法趁著婆媳兩人在廚房洗碗的幾分鐘時間，叨唸個幾句，妻當場不願回嘴，忍到回家才往我頭上倒垃圾。

「你們同事有誰每天要陪母親吃飯？」妻不悅地說，「我的朋友同學，沒有一個人每天必須跟婆婆碰面！」

「一天不過七十分鐘，一起吃個晚飯而已，這樣也不行嗎？」我大聲回她，雖然她講得沒錯，我的醫師同事，個個講究生活情調，每天照著美食評鑑上餐廳吃館子，沒人還吃老媽媽煮的飯。

「我一分鐘也不想看到她！」她吼。

「那……那沒有辦法，誰叫她是我媽，你是我太太。」

「戀母情結！」她說，「我的同學聽了你的 case 都這麼說！」

「你同學懂什麼？不要人云亦云！」

「你媽說你小時候不願斷奶，咬到她乳頭流血，我看你咬到現在都還不放！」

聽到這一句，我感到委屈，但我選擇沉默，腦海裡卻湧起無聲的吶喊：我只要想到母親一個孤單老人自己在家吃飯的畫面，就覺得很不捨，為什麼你不能了解？

小時候，光靠父親一份薪水不夠養家，母親得到隔壁巷子的洋房裡幫人洗衣。有時要洗的衣服太多，她過了時間還沒回來，我就會走到洋房，蹲下來將頭側貼地面，從門縫底下探看母親。比家裡沐浴用的腳桶還大的臉盆，到底裝了多少衣服啊？還得洗多久呢？我納悶。只見母親蹲坐小板凳，咬緊牙關，雙手壓著洗衣板奮力搓揉衣物，白色泡沫從她身旁不停湧出，像浪花一波又一波。看累了，我坐下來等候，洋房門前有一條小水溝，水底躺著青苔爛泥，飄來陣陣難聞的腐味，但我卻不覺得臭。有一次，我倚靠牆壁睡著了，母親洗完衣服出來，摸摸我的頭將我喚醒，我還沒

張開眼睛，就聞到她手掌拂來嗆鼻的洗衣粉味，那味道多年以後仍清楚記得。

想到這裡，我忍不住撫摸母親的手掌。跟我一樣，屬於掌肉厚實、手指肥短的典型，雖然好幾年不做粗活，角質層依然粗礪刮人。那年我考上醫學院，厝姑來家裡道賀，想到我剛過世的父親，眼眶泛紅地拉起母親的手，隨即訝異她的手怎麼這麼粗。「做工仔人的手啦！」母親回答，厝姑轉頭看看我，好像要我記得母親的辛苦。

幫母親擦澡，最尷尬的就是下半身的清潔，我只能努力把母親當成自己的病患。失智初期，母親經常抱怨這裡痠那裡痛、肚子脹脹胸口悶悶，趁著我們過去吃飯的時候要我幫忙看看，我認真地在母親身上壓壓按按，妻在旁看了神色凝重，似乎對母子間的親暱舉動感到礙眼。後來帶母親到醫院做胃鏡超音波，果然一切正常，妻知道以後冷冷地說：「你看，我老早知道你媽根本沒怎樣，就是要你關心！」

我脫下母親的棉布長褲，卸去成人紙尿褲，一股汗臭與尿騷混合的味道襲來，濕濕暖暖的。母親不知是感到涼颼抑或害臊，又攬住被單，遮去了部份視野；但我不迴避，我告訴自己，這是母親的身體、帶我來到世界的人，沒什麼好羞恥的，反而要好好看清楚、好好記得。

母親長年有子宮脫垂的毛病，一個咳嗽或突然蹲下，肉袋就會跑出下身，摩擦衣物引發疼痛，但她不敢啟齒，直到我幫她擦澡才發現。我用手指把肉袋緩緩推回，她似乎有感覺，反射地夾緊大腿，那力道帶著慾望的意味，我不忍抽離。

如果妻看到這樣的畫面，會怎麼講我呢？

「看吧，我說的沒錯吧，你就是戀母！變態！」我想。

幫母親換好衣物，她很快沉沉睡去，我把天花板的白菜燈關到只剩一顆。母親儉省，一個人在家時，經常不大開燈，有時我們過來，推開客廳紗門，只見她一個人坐在黑暗裡，若有所思，我總感到愧疚。

這時電話又響起，我趕緊接起，是弟弟。他住外地，念大學出了門以後再也沒搬回來；母親失智了，也只是偶而返家探視。我跟他說母親睡了，明天要送她到安養中心，應該不會有問題。

放下電話，我坐在沙發上，想起大一註冊那天，母親扛著兩袋親手挑選的棉被，陪我坐了三個小時的火車到學校報到。三天後我打電話回家，母親一聽到我的聲音就哭了出來，直說怎麼這麼久才打電話回來？你不知道媽媽很思念你嗎？

想到這裡，我忍了一整晚的淚水終於落了下來。